

# 纳博科夫-西林俄语短篇小说研究述评

文导微

**内容提要** 纳博科夫-西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语短篇小说，有别于其更出名的英语长篇小说，了解它们是识得作家全貌的必要条件。对其俄语短篇小说的批评大约有过三次热潮，分别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二十一世纪，也呈现出或“小”或“大”的特点。但是，其俄语短篇小说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造成此现状的原因或跟翻译有些关系，而其俄语短篇小说的英语译本跟俄语原作的出入也不容忽视。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译本的长期缺席和直接来自俄语原作的汉译的严重不足，或许也是影响我国多数读者阅读和相关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纳博科夫-西林 俄语短篇小说 研究综述

2017年，纳博科夫在美国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语译本<sup>①</sup>面世，至此，他用俄、英语写作的所有长篇小说均已译成汉语，历时三十六年<sup>②</sup>。较之勇猛的长篇小说翻译，其短篇小说的翻译相对滞后。在中国，纳博科夫主要还是作为《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书的作者为人所知。当我们的短篇小说还不够了解的时候，也许会惊讶，为何哈罗德·布鲁姆将纳博科夫和乔伊斯、巴别尔、海明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并称为“短篇小说的现代大师”<sup>③</sup>，又为何在盖尔研究公司《短篇小说批评》第二卷里，纳博科夫跟福楼拜得到了同样的篇幅。<sup>④</sup>实际上，正如“符”字可能让人想到竹林、西林、头发茂密且身形笔直的青年，而“弗”字似乎更像发了福、翘着腿的老者，用俄语写作的青年纳博科夫跟用英语写作的老年纳博科夫也有不同。

—

马克西姆·施拉耶尔（Максим Шраер）看到，纳博科夫对初见布宁的记述，在

① 即《庶出的标志》，金衡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② 从《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算起。

③ 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④ See David Segal, ed.,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ume II)*,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2.

1936年的信和1966年的回忆录里，出入不小。<sup>①</sup>信里那次虽有不快但最终云开见日且不无喜悦的见面，到三十年后，却变得彻底地阴云密布、不欢而散了。施拉耶尔对此毫不留情地评价道：“这不是一次对作家见面经过的文学加工，而是对这段记忆活生生的涂改。”（《蒲》：88）大作家当然可以重写记忆，但我们如果想要接近真实，或许还是应该回头去看那个青年。

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指出：“在六七十年代名声显赫的时候，纳博科夫会经常低估早期的作品，《过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开头几行，那位作家点燃香烟，随手将火柴枝丢到了评论家的空酒杯里。到了故事的末尾，他把酒杯斟上了酒。在译本序里，纳博科夫说：‘小说结束时，似乎每个人都忘记了酒杯里的那根点过的火柴——这种情况我今天就不会允许它发生。’这位老纳博科夫完全不信任那个小西林<sup>②</sup>，……他在这里借助火柴暗示，那位作家用他扔掉的东西（火柴，评论家提出的可以解决那个轶事的办法）糟蹋了他给予的招待（酒，轶事）。”<sup>③</sup>老纳博科夫否定了小西林。但冷静的研究者发现，小西林其实是对的。

于晓丹也认为，“如果没有纳博科夫移居美洲大陆之后创作的那些长篇小说，那么，我们从他早期作品中所了解的他肯定会是另外的一个人，一个不会具有亨伯特那种聪明兼冷漠气质的人，一个也不会具有普宁那种沉闷笨拙性格的人；而是一个对真实生活怀有温暖回忆的人……”<sup>④</sup>可这感叹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我们至今仍未重视青年纳博科夫，他在多数读者心里的形象也许还是那几张老人脸。

小纳博科夫没入了大纳博科夫的光海。读者几乎忘了，大作家也曾年轻过。可单凭以上几例，我们或许已经发觉，尽管同唤“纳博科夫”，青年纳博科夫与老年纳博科夫却有所不同，古人云“交臂非故”，更何况是青年与老年，其间变化又何止一丝一毫。了解青年纳博科夫的俄语短篇小说，是识得该作家整体面貌的必要条件。

据现有资料统计，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1899—1977）创作初期常以“西林”（Сирин）为名，共创

① 参见施拉耶尔《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王方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86-90页。蒲宁即布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纳博科夫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常用的笔名。

③ 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④ 于晓丹《纳博科夫其人及其短篇小说》，载《外国文学》1995年第2期。

作了约五十七个俄语短篇小说<sup>①</sup>，除两篇外，其余均成于二三十年代，多发表于当时的俄侨报刊，第一个短篇《小精灵》于1921年1月7日发表在柏林的俄侨报纸《舵》上。

据所得资料，我们大概看出，对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的研究批评有过三次热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俄罗斯侨民为主的即时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要出现在美国的应时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国学者的继续深究。由于纳博科夫1919年就离开了俄罗斯，其作品在苏联又长期被禁，俄罗斯本土纳学的起步晚于欧美。但他的同胞始终在关注他，且凭借英语读者不具备的先天优势，敏感地发现并拾起他字里行间的俄式线头，用批评文字织起他与俄罗斯文学的纽带，以某种方式迎他重返故乡。

## 二

我们暂未看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关于纳博科夫早期作品的所有评论文字。1927年2月2日的《舵》上一篇有关《恐怖》的即时书评<sup>②</sup>，或许是较早论纳博科夫俄语短篇的文章。不久，于1929年底出版的《乔尔布的回归》集（下称《回归》）引发了对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一场热评。

其中一位“重量级评审”是伊万·布宁。1929年12月底，“勤勉的学生”纳博科夫把《回归》集赠予“伟大的大师”布宁。<sup>③</sup>此后几天，布宁接连在日记里写下感想，如：《童话》里的魔鬼形象构思得精彩大胆，西林的语言令人赞叹，《圣诞节》里的蝴蝶写得出色，《雷雨》偏弱但《巴赫曼》很好，《旅客》与《飞来横祸》让人感觉西林的想象力一直如此活跃。读至尾声，布宁写道：

① 现已出版五十七篇。它们部分收入了署名“符·西林”或“西林”的俄语作品选集《乔尔布的回归：短篇小说与诗歌》（柏林，1930）、《暗探》（巴黎，1938）和《菲雅尔塔的春天与其他短篇小说》（纽约，1956），以及多由德·纳博科夫（Д. Набоков）与符·纳博科夫本人合作完成的英译俄语短篇选集《九个短篇》（纽约，1947）、《纳博科夫的一打：十三个短篇集》（纽约，1958）、《纳博科夫四重奏》（纽约，1966）、《纳博科夫聚集体》（纽约，1968）、《俄罗斯美女及其他》（纽约，1973）、《败亡暴君及其他》（纽约，1975）、《黄昏小景及其他》（纽约，1976）；短篇总集只在作家身后才出版：1995年，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有德·纳博科夫编辑的英文版《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短篇小说集》，收短篇六十五则，其中俄语短篇五十四则。此书数次重版，随着更多资料出现，此书2008年版已较初版更增《复活节的雨》《词》《娜塔莎》三篇。2013年圣彼得堡字母出版社有安·巴比科夫（А. Бабиков）编辑的俄文版《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收短篇六十八则，其中俄语短篇五十七则。此外，另有资料提及未发表的几个俄语短篇小说其中有约作于1924年的《爆发》（Порыв）、1926年4月26日开始写的《伊万·维尔内赫》（Иван Верных），作于1926年的一个未完成的俄语短篇小说《俄罗斯河流》（Русская река）。

② See Iulii Isaevich Aikhenval' d, "Review of 'Terror' ", trans. by Marina Naumann, in Phyllis A. Roth, ed., *Critical Essays on Vladimir Nabokov*, G.K.Hall & Co., 1984, pp.45-46.

③ 题词手迹可见施拉耶尔《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第33页。

1929年12月30日。西林读完了，可惜……无论如何——他是个极为有趣的作家，把西方文化的全部最新成就和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甚至是斯拉夫的灵魂结合起来。他将走进欧洲的文坛，在那里也不会被视为异己……而我看西林没有这种异己性，俄罗斯在他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思想观念的全人类性。（《蒲》：35—36）

意犹未尽的布宁对西林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和准确的预言。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林作品中超越民族性的全人类性，认为西林为俄罗斯文学传统乃至斯拉夫灵魂引入了活水。尼娜·赫鲁晓娃（Нина Хрущева）也持类似观点，赫鲁晓娃认为“纳博科夫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俄罗斯文学形象，一种‘西方的’俄罗斯形象，这种形象与耽于浪漫幻想、不切实际的奥勃洛摩夫不同，是理性的、自我的、坚定的形象。‘他为我们重写了俄罗斯文学。’”<sup>①</sup>赫鲁晓娃此言是在二十一世纪，而布宁在当时就作出了那样的评价。不过，施拉耶尔发现，布宁在看到纳博科夫创新性的同时，也看到纳博科夫在短篇中延续着契诃夫的传统。与此意相近的还有卡尔林斯基（С. Карлинский），他认为纳博科夫的艺术远非背叛传统，而是“继续着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一条重要长线”<sup>②</sup>。

萨维里耶夫（А. Савельев）也为《回归》集写下了颇有眼力的文字，发表在1929年12月31日的《舵》上。他指出，西林的怀旧方式特殊，旧俄跟《玛申卡》的女主人公一样，不直接出场，而是通过特别的方式如精灵或梦境渗出纸面。他还注意到西林对生活内在本质的好奇、对细枝末节的敏感、对病态心灵的兴趣。

三十年代愈发热闹。长篇小说《卢仁的防守》更将西林推至舆论高峰。在柏林、巴黎，甚至哈尔滨等地的俄侨报刊上，经常刊载论西林及其作品的文章，作者不乏文学名流如阿达莫维奇（Г. Адамович）、斯图卢威（Г. Струве）、霍达谢维奇（В. Ходасевич），声音褒贬不一，有人称西林为“侨民给俄罗斯文学的最大的礼物”<sup>③</sup>，有人说西林的小说只是些“不无技艺的俗物”（Классик：180）。那时的俄侨批评家不同于后世的纳博科夫研究者，当年一切未成定论，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更加自由，双方各依所见、畅所欲言，都道出了真诚宝贵的见解。恰如批评文集《大家本色：有关

① 刘佳林《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② See Stephen Jan Parker, "Critical Reception", in V.E. Alexandrov, ed.,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5, p. 68.

③ Н.Г.Мельников. Сост., *Классик без ретуш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ладимира Набокова*,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0, С.18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谓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品的文学世界》的主编所言，实际上正是这些俄国“第一浪潮”的侨民批评家，瞄准了研究纳博科夫作品的主要方法，小说奠定了当代纳学之基，并且一早给出了英美批评家后来才给出的许多评价。

单就西林短篇小说批评部分来看，论题众多，涉及短篇与长篇小说，诗与小说，以及短篇小说内部的主题、结构、风格等。安德烈耶夫（Н. Андреев）认为西林的短篇拉近了读者与作家的距离，让大家看到“在长篇里因其炫目光辉而难以看清的人的同情心”（*Классик*: 191）；纳里扬奇（С. Нальянч）认为西林的小说比诗好、短篇比长篇好，认为西林在长篇里成了细节的奴隶；斯图卢威认为西林的长短篇有如象棋游戏，有“棋步的规律和棋局的匠心”（*Классик*: 183）；此外，有几位批评家都同样指出了西林的温暖底色：安德烈耶夫称《回归》集驳倒了扎依采夫有关西林世界的病态之说，认为西林的世界尽管也有悲伤和黑暗，但它终究是“彩色的、呼吸着的、芳香的”（*Классик*: 191）。列兹尼科娃（Н. Резникова）认为“这些短篇里有很多悲剧，很多忧伤，但作者敏锐地感受着所有奇妙美好的东西”（*Классик*: 204）。连霍赫洛夫（Г. Хохлов）也洞察了西林的乐观主义。

霍赫洛夫不喜欢西化的西林。西林的西方特征为多数俄侨批评家所见，他们的分歧在于，对此有人表示理解和欢迎，有人则厌恶和排斥。前一派的代表有安德烈耶夫，跟布宁类似，他称赞西林“结合了以前的文化遗产与新一代的精神、俄罗斯文学传统和大胆的创新、俄罗斯对心理描写的偏爱和西方对情节与纯形式的兴趣”（*Классик*: 187）；后一派的代表就有霍赫洛夫，他不喜欢西林非传统的、“作者总跟您一起”（*Классик*: 48）的叙事。

除伊万诺夫、霍赫洛夫外，不太喜欢西林的还有阿达莫维奇。他认为，西林完全在时间之外；所有传统在西林那里都断了；西林像果戈理的第二面（非语文课本上的那一面）；西林的语言、音节、文体等等一切都美得过于绵密……然而当年一些严肃的否定，今天看来却好像成了认真的恭维。敌人或许也是知音。自然，朋友更是知音。霍达谢维奇高声强调西林的艺术与形式，这种声音从近百年前流淌至今。

俄国“第一浪潮”侨民批评家的种种不俗见地，让人难免怀疑，纳博科夫说“在美国找到了我最好的读者”<sup>①</sup>只是玩笑，而另一句才是真的：“我的美国朋友们都没读过我的俄语作品，因此基于我英语作品的每一种评价都定然不得要领。”<sup>②</sup>

① Vladimir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New York: Vintage, 1990, p.10.

② Vladimir Nabokov, "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 in Vladimir Nabokov, ed., with preface,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lfred Appel, *The Annotated Lolit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316.

### 三

二战使俄国侨民再度飘零。此前回荡在俄侨文化圈里的“西林”，也声声渐悄。作家1940年移民美国后，又将写作重心转入英语长篇小说。就我们所得的有限资料来看，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鲜见有关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的评论。排在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批评论著前列的，是三位美国大学的作者同在七十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

玛丽娜·诺曼 (Marina Naumann) 的论文《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24—1929年间的短篇小说：文本的一种阐释》(宾夕法尼亚大学<sup>①</sup>，1973)将纳博科夫二十年代的写作归为其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不成熟的俄罗斯时期”，但肯定该时期的基础意义，尤其肯定该时期的语言，认为纳博科夫在写这些短篇的时候，跟母语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作者将纳博科夫的早期作品分为三类：现实的、现实与象征并存的和象征的。作者认为，纳博科夫的现实主义更近自然主义而非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他表现在戏仿、反讽、面具或寓意等等之中的象征主义，继承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雷。作者最后概括说，这些短篇主题有限，结构多样，语言一流。该论文后来成书《柏林的蓝色夜晚：纳博科夫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1978)，这是第一本研究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专著。柳博·麦哈诺维奇 (Ljubo Majhanovich) 的论文题为《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西林的早期小说：主题、文体与结构评注》(伊利诺斯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1976)，它以纳博科夫二三十年代的近二十个俄语短篇、几个英语短篇和几部俄语长篇为对象，将它们分置于“面对失去”“不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冲动”“三角关系”“探究恐怖”“圆圈技艺”“‘黄蓝色罗马古笛’<sup>②</sup>”几章。有些话题现在看来仍有新意，如末章的色彩主题。作者发现纳博科夫的许多作品都有特别的色彩描述，如，浅蓝色、青色和紫色有关回忆、梦和形而上的东西，多数短篇小说里黄色与青色的组合多有爱意。琳达·齐默尔曼 (Linda Zimmermann) 的论文题为《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俄语短篇小说，章法与结构分析》(哈佛大学，1978) (《蒲》：18)。

这三篇美国的博士论文的出现，除有论文作者个人因素外，也可算是应时而生，

① 该大学图书馆于1995年赞助开通了纳学重要网络平台赞巴拉网站 (Zembla, <http://www.libraries.psu.edu/nabokov/zembla.htm>)。

② “黄蓝色罗马古笛”即“我爱你”，典出《透明》：“……因为她到时候要用俄语对那位充满激情、出类拔萃的诗人说je t'aime；用俄语说这句话听起来像用英语说‘yellow blue tibia’（带含漱音）。”(纳博科夫《透明》，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8-59页)

跟当下的文学语境有些关系。众所周知,《洛丽塔》之后,纳博科夫名声鹊起,美国的出版界也热情高涨: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美国就出版了《普宁》《微暗的火》和《阿达》等英语长篇小说、《王,后,杰克》《卢仁的防守》《斩首之邀》《天赋》等俄语长篇小说的英语译本,以及《菲雅尔塔的春天与其他短篇小说》俄语原作和《纳博科夫的一打:十三短篇集》《纳博科夫四重奏》《纳博科夫聚集体》等俄语短篇的英语译本。

然而,那边热情如火,这边却冷若冰霜。“三十年代将尽时被认定为‘侨民小说最伟大的现象’的作家,长达几十年间,在自己的家乡寂寂无闻,而只是在移居美国的十五年后,才作为‘色情的’《洛丽塔》的作者得到了丑陋的名声。”(Классик: 5) 纳博科夫在苏联极不受欢迎。苏联时期,一位新西兰教授造访维拉庄园,遇当地人询问,甚至不敢报上纳博科夫之名,知道这“等于找死”,而只能说来看看河对岸的雷列耶夫的旧宅。<sup>①</sup> 纳博科夫之名长期不见于俄罗斯文学正史,只在《简明文学百科》辞典第五卷(1968)有个辞条<sup>②</sup>,其作品在苏联更是长期被禁,直待作家去世近十年后,才得到全面解禁。纳博科夫于1977年去世,不久后,俄侨作家济娜伊达·莎霍夫斯卡娅(Зинаида Шаховская)的《寻找纳博科夫》(1979)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半评述半传记性质的作品,俄语短篇小说常被论及。作者谈论长短篇小说的联系、作家风格的变化、对具体短篇小说作出美学评价,写到作家对相关评论的反应,从短篇小说中寻找主人公在生活里的原型。尽管某些文字在纳博科夫生前令其不悦,部分记录经人考证也不够客观,但作为同时代友人,此书作者毕竟享有其后的传记作者所没有的、以朋友身份与青年纳博科夫平等往来的优势,因而终归能够提供一些细节,有助于后人去想象那位青年作家,哪怕是从一个也许不太客观的角度。

总体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评论,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受外部大事激发而来。

#### 四

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纳学态势,刘佳林有过精当总结:“七十年代末以后,纳博科夫研究从冷热不均的读者反应状态走向更为冷静严肃的学术思考,并进入

<sup>①</sup> 参见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8页。

<sup>②</sup> Мурари-Припев. Гл. ред. А. А. Сурков, *Крат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ом 5)*, М.: Сов. энцикл., 1968, С.60-61.

体制化阶段。”<sup>①</sup>作为纳博科夫研究的一部分，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的研究也几乎分享着相似的节奏。从掌握的资料来看，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研究的又一个活跃期大约显现在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硕果累累且更觉丰满通透，这也正是此前沉潜静虑的见证。

九十年代，数本纳博科夫传记出版。

首先是从第一个脚注<sup>②</sup>即能看出作者深心的、影响至今不减的布赖恩·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当三十二岁的博伊德把传记一章寄给薇拉·纳博科夫时，薇拉说她一直希望有人能把纳博科夫的创作说清楚，现在博伊德都说出来了。<sup>③</sup>博伊德的研究兼顾手法与意义，分析具体细腻而不拘泥、不失深广大气，呈现出作品的点、线、面、立体的图景，用心至深而又清醒沉着。论及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之时，作者直言《小矮人》写得较差，但也为蒙冤的小西林翻案。在这部厚重的传记里，俄语短篇小说得到全面论述、全数提及，包括已遗失的与未完成的。博伊德以时间为线，具体论及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发表情况、主题、手法及意义，关心长短篇小说的联系、某些主题在短篇里的第一次出现、作家创作天赋的生长线等。

1995年，亚历山大·阿尔诺里多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рнольдович Блок）（笔名让·布洛）的《纳博科夫传》<sup>④</sup>在法国问世。这位俄裔作者知道纳博科夫俄语作品的重要，留意俄文词语的微妙色调、抒情的俄罗斯主题、其短篇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传记论及三十来个俄语短篇，评论中不时流露出细节之美。作者自己也常用到“美”这个字眼，盛赞纳博科夫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学。此外，布洛还反复提及纳博科夫短篇的诗性，认为短篇在纳博科夫这里比长篇小说更近诗歌，称纳博科夫的小说是一位诗人的小说。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也不再是千里冰封。继1990年召开第一场纳博科夫讨论会、1992年出现第一部纳博科夫研究专著后，又于1995年出版了鲍里斯·诺西克（Борис Носик）的《纳博科夫的世界与天赋》——第一部纳博科夫俄语传记。传

① 刘佳林《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第4页。

② 一开始，博伊德就为“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特别作注：“读作Vluh-DEEM-ear Nuh-Bok-off。姓氏的第二个音节很像英式发音里的‘awkward’，与该音节的美式发音略有差别”（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第1页）。细心至此，应是留意了老纳博科夫那段“*No-bow-cough*”的抱怨（Vladimir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pp.51-52），还有那句“《洛丽塔》有名，不是我有名。我是无名的、双倍无名的小说家，名字别人都读不好”（Vladimir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p.107）。

③ 参见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第758页。

④ 此书有中文译本，即让·布洛《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龙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记作者在相应时期插入有关短篇的文字，虽然有些部分是内容介绍和原型寻找，但作者也做了不少文学评析，如，追踪了某些主题线在不同类型作品中的发展；关注了短篇小说的联系并强调短篇的重要，认为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已有很多长篇小说里引人注目的东西，如细节、感受的锋利、生活的快乐和对生活的密切关注；看到了短篇小说里体现出来的作家对造物主的感念、温柔、人物对生活的爱。诺西克认为费尔德和博伊德的两种纳博科夫传都“很不俄罗斯”，希望自己的传记能“把被夺走的还回祖国”<sup>①</sup>。这本传记确实体现了俄罗斯作者的风格：我们习惯从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里寻找英语长篇小说的源头，常喻前者为蛹、后者为蝶，可这位俄罗斯作者会形容为：纳博科夫后来的英语小说是此前俄语小说的倒影；作者会不时将纳博科夫的俄语短篇小说与其更早的俄语诗歌自然联系；此外，书里还有些同时代人的通信摘录，如纳博科夫与莎霍夫斯卡娅的通信，或有助我们多方思考。而此传“最俄罗斯”的一个地方，大概是它在动情处的像俄罗斯一样“理智无法理解”的笔调。<sup>②</sup>

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以纳博科夫的早期小说、短篇小说为题的专著。

1992年，朱利安·康诺利（Julian Connolly）的《纳博科夫的早期小说：自我与他者的几种样式》出版。该书以纳博科夫部分俄语长短篇小说为例，分析不同形式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探索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发展轨迹。作者将纳博科夫1924—1939年间的俄语作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代表作有几个早期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常专注于不在场的他者（失去的感情，死掉的孩子，错过的爱人），与外部现实脱离且迷失于内心幻想；第二阶段（代表作如《王，后，杰克》第二章与《防守》第三章），作家主要着力于这种疏离之体验；第三阶段（代表作如《眼睛》第四章与《绝望》第五章）的主人公更关心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在第四阶段（代表作如《斩首之邀》第六章、《天赋》第七章与《招募》），作家更突出超小说的自我意识，让具有创造能力的个体将自己和他人化入小说。作者提供了研究纳博科夫早期俄语小说的一条关键线索，但也仅将这份研究视作研究其英语作品的铺垫。

1999年（纳博科夫诞辰百年），马克西姆·施拉耶尔有专著《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世界》问世。作者将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分为四个时期：早期（1921—1929）、中

① Борис Носик, *Мир и Дар Набоко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наты», 1995, С.21.

② 谈及《菲雅尔塔的春天》里“菲雅尔塔”的“雅尔塔”时，西方学者只在括号里简要说明、一带而过，而诺西克由这“我们自己的、没忘掉的、忘不了的雅尔塔”而来的抒情，却从一页转到下一页，像个微醺的酒鬼，进了浩瀚的俄罗斯森林，也淡漠了时间。一人似还不能尽兴，诺西克又引了“纳博科夫崇拜者”爱普斯坦来。在正文、引文和引文括号的作者注里，两个俄罗斯人津津有味地品啜青年纳博科夫用以描述那湿润春天的一双双俄语词，像抿着一口口绿蚁新醅酒。

期（1930—1935）、盛期（1936—1939）和美国时期（1940—1951），此书研究范围主要在前三个时期。作者考察了纳博科夫的形而上学观点与其短篇诗学的平行发展，研究了前三个时期里的四个短篇小说并强调它们各自代表的典型范式，讨论了契诃夫对纳博科夫的影响，以及布宁和纳博科夫的私人关系与文学关系。作者力图突出纳博科夫对俄罗斯传统、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和现代主义做出的贡献。此书的后两章让我们看到二三十年代对纳博科夫“俄罗斯性”讨论的继续。施拉耶尔认为，俄罗斯短篇小说传统尤其是契诃夫和布宁的传统是纳博科夫的艺术之根，契诃夫的《古谢夫》《姚内奇》《带小狗的女人》及布宁的《轻盈的呼吸》《来自旧金山的先生》等都对纳博科夫有过影响。另外，据此书我们得知，1993年出版了一本专以纳博科夫短篇小说为主题的学术论文集<sup>①</sup>，收有六十余篇俄、美、德、法等国作者的文章。施拉耶尔认为该文集最大的成就在于，“意识到纳博科夫的‘小蝴蝶们’并非仅为其长篇巨著的脚步注，它们在世界最好的短篇小说里亦有一席之地”<sup>②</sup>。这种对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独立价值的强调确实是极大的进步。

施拉耶尔与莎霍夫斯卡娅、诺西克、让·布洛等几位俄罗斯作者，都很注重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品及其与俄罗斯文学的连系。他们或兼怀往事、间或唏嘘，或专注研究、就事论事，终归都是把漂泊的作家与故土连系起来了，似乎应了《天赋》里的预言：“我，当然，要比其他生活在俄罗斯外面的人轻松，因为我确切知道我会回去：第一，因为我随身带走了它的钥匙；第二，因为一二百年之后，反正也一样。我会活在自己的书里，或者即便是在研究者的脚注里。”<sup>③</sup>

## 五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洛丽塔伊人已远、各种文集已见、作家百年诞辰已过，似乎没有什么大事再来推波助澜。也正因如此，新世纪的研究者们反而得到了更好的机会，让作品本身成了更大的选题理由。就我们有限所见，在二十一世纪，与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相关的书籍约有：

尼古拉·梅里尼科夫（Николай Мельников）主编的文集《大家本色：有关符拉基

① Charles Nicol and Gennady Barabtarlo, eds., *A Small Alpine Form Studies in Nabokov's Short Fiction*,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3 (see M.D. Shroyer, *The World of Nabokov's Stori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 p.3.)

② M.D. Shroyer, *The World of Nabokov's Stories*, p.3.

③ В. Набоков, *Дар*, Москва: Средне-Ураль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90, С.574.

米尔·纳博科夫作品的文学世界》(2000), 收有历年纳博科夫同时代人对他各种体裁的俄语和英语作品的评论、同时代人与他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相关的戏仿作品(如《符拉基米尔漫游奇境》《诺赋塔》)。其封面是半面青年和半面老年组成的一张人脸, 寓意纳博科夫-西林双语的批评同创作一样不可分割。其中“西林”部分的俄侨批评是了解西林的重要材料。主编序言也颇有参考意义。<sup>①</sup>

迪特·齐默尔(Dieter Zimmer)<sup>②</sup>世纪初的《纳博科夫的柏林》(2001)。据作者描述, 此书基本可称为画册, 有关纳博科夫1922—1937年在柏林度过的十五年, 其中有纳博科夫旧照, 柏林老地图, 各种细致景观, 包含他早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事物。齐默尔说, 他在纳博科夫的书里认出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柏林, 纳博科夫眼光独到且明察秋毫, 大量来自当时柏林日常的鲜为人见的现实样本精确地进入了他的作品。此书虽非学术专著, 但它至少有两点特别意义: 一, 它以纳博科夫的方式<sup>③</sup>带我们走进他二三十年代写于柏林的短篇, 它的作者也像当年的纳博科夫一样认真, 连博伊德都赞叹, 齐默尔比其他纳博科夫研究者都要“更加忘我”<sup>④</sup>。二, 它对纳博科夫之精确纪实的有力见证,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纳博科夫的创作, 不再对纳博科夫所言“好小说都是好谎话”断章取义。

维亚切斯拉夫·库里岑(Вячеслав Курицын)的《没有〈洛丽塔〉的纳博科夫: 一本带地图、小画与习题的向导》(2013)。此书论及纳博科夫所有俄语短篇小说。尽管标题与行文都容易给人“形散”的印象, 但书中多处巧妙的衔接和别致的发现(如纳博科夫俄语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某些文字游戏), 却体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感觉和对纳博科夫的熟悉程度。作者认为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是其创作

① 如, 梅里尼科夫发现, 纳博科夫俄语和英语作品的接受史惊人相似, 纳博科夫文学名声的发展轨迹好似两条平行展开的螺旋线——螺旋线第一圈(1922—1929; 1940—1955), 回应不多但常为美誉, 作家在相对狭窄的文学圈里小有名气; 第二圈(1929—1937; 1955—1969), 长篇小说(《卢仁的防守》《洛丽塔》)的轰动让他吸引了文学精英和广大读者包括文学敌人的注意, 得到公认; 第三圈(1937—1940; 1969—1977)是“长老之秋”, 仍享盛名, 但不再总能得到兴奋回应。

② 有个人网站(<http://www.dezimmer.net/index.htm>)。齐默尔从1959年起就开始翻译、编辑、注释纳博科夫, 是纳博科夫作品集德文版(25卷)的总编, 研究过纳博科夫的柏林、《天赋》里的中亚行、纳博科夫的蝴蝶与蛾等, 博伊德称赞其中确有大量事实(see Brian Boyd, *Stalking Nabokov*,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0)。另外, 齐默尔与另一位研究者整理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近年的多国研究者论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文章名录(参见<https://libraries.psu.edu/nabokov/bibstor.htm>)。

③ 纳博科夫教授文学时, 也特意绘过许多地图, 因他认为面对文学作品时, “必须看见什么并且听见什么, 我们必须去设想作者笔下人物的房间、衣着、举止”(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N.Y.: Harcourt Brace / Brucoli Clark, 1980, p.4)。为了让读者尽可能具体地想象, 他画过安娜坐的那种莫斯科—彼得堡特快专列卧铺车厢的布局图、《变形记》里那只据他分析应为甲虫的虫子、普鲁斯特那朵华丽的淡紫色的兰花等。

④ Brian Boyd, *Stalking Nabokov*, p.62.

衰退期，将目光集中于纳博科夫-西林的俄罗斯时期。

马克西姆·施拉耶尔的《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2014）。如题所示，此书着力于纳博科夫与布宁的文学关系研究。除作者的论述外，书里纳博科夫早年创作与生活的史料，尤其是布宁与纳博科夫及其父符·德·纳博科夫的通信，也对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研究有所帮助。

米哈伊尔·爱普斯坦（Михаил Эпштейн）《俄罗斯文学的悖论》（2015）之《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存在与虚无的秘密》一节。作者认为“万物之中的空”是纳博科夫的一个形而上学主题，纳博科夫短篇里的否定系列揭露了存在的秘密是大量的虚无，因此不仅同西方哲学与神学构成呼应，而且同佛家的思想传统与现代宇宙学观点产生共鸣。作者以俄语短篇小说《极北地区》为例论证这一观点。

综而观之，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研究在二十世纪的态势，与整个纳学走势基本一致，都有或小或大的特点。“小”有两层含义：一是“小题大做”，即所取目标更小。如爱普斯坦，独以纳博科夫一个短篇小说为例。放眼当代整个纳学界，至少还有两部独以单个作品为专题的书著；一是“谨小慎微”，即研究所求结果更细。如齐默尔和施拉耶尔。他们似乎在用自己的文学研究诠释纳博科夫所言之“诗的精确”。

“大”是指所涉范围更大。如爱普斯坦，将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同佛家和现代宇宙学联系。放眼当代整个纳学界，也不乏跨学科研究实例，如研究纳博科夫与火车、纳博科夫与绘画、纳博科夫与科学等<sup>①</sup>。此外，作者的文风也更加多样。如库里岑的著作。放眼大环境，法国作者的《魔法师：纳博科夫与幸福》<sup>②</sup>（2011）也类似。它们兼具学术论著、文学随笔、甚至小说的特征，形式自由，语言活泼，灵感丰富。

到二十一世纪，一些此前难见的资料陆续公之于众。然而，不具天时地利的中国研究者与纳博科夫之间，既没有俄罗斯人那样的血缘之亲，也没有美国人那样的知遇之情，还不像德国人和法国人那样“有迹可寻”，更不比那位新西兰人与纳博科夫心有灵犀，那么，我们能够倚靠什么来接近这位复杂的“思想观念全人类性的”俄裔美籍作家？如何在国际纳学界发出独特的东方之声？就当前形势来看，还是任重道远。

## 六

现在，中国的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研究刚刚起步。

① See Brian Boyd, *Stalking Nabokov*, p. 123.

② 莉拉·赞加内《魔法师：纳博科夫与幸福》，宋易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短篇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后不久，于晓丹写了《纳博科夫其人及其短篇小说》（1995），冯亦代写了《厄普代克论纳勃科夫》（1996）<sup>①</sup>，这是两篇较早的相关文章。此后至今，相关文章只见十余篇，多以《菲雅尔塔的春天》或《博物馆之旅》为对象，有限地述及叙事、主题、戏拟等；学位论文方面，至今未见该主题的博士论文，只见邓理明的博士论文《纳博科夫俄语时期创作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0）中为俄语短篇小说辟有专章。作者主要依《柏林的蓝色夜晚》的启示，探讨部分俄语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现代主义特征及其与西方的联系，但俄语短篇小说研究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在对风格不一的诸多短篇稍作概括之后，作者便迅速转向了长篇小说。另有张丽的硕士论文《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的神话诗学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研究了九个俄语短篇小说。虽然作者对纳博科夫所言“神话”<sup>②</sup>的意思似有误解，由纳博科夫一句“好小说都是好神话”演绎出“纳博科夫的神话观”，将其与神话主义等概念挂钩并引出下文，但该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为此专题提供了新角度；除此，在我国的十余部纳博科夫研究专著中，有两本稍微涉及俄语短篇小说。

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研究在中国的寂寥，或跟翻译有些关系。

零星译文不多。最先进入中国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是《机缘》，由主万译自英语，跟梅绍武翻译的《普宁》选段同载于1980年第五期的《外国文艺》。此后，同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纳博科夫进入国人视野做出重大贡献的《世界文学》<sup>③</sup>，于2013年刊载了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三则，皆译自俄语。选集只见两种。一为《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含俄语短篇小说十四则，皆译自英语。一为《菲雅尔塔的春天》（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含俄语短篇小说十七则，其中有十三篇译自俄语；《纳博科夫小说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直到近期才见，且皆译自英语。在现有的汉语译文中，只有十六个俄语短篇直接译自原文。

反复强调汉语译本的“血脉”，是因为纳博科夫俄语短篇小说的英语译本跟俄语原作的出入已经不容忽视——即使它们主要由纳博科夫之子翻译且他本人亦参与其

① 冯亦代《厄普代克论纳勃科夫》，载《读书》1996年第4期。

② 原文为“fairy tales”，申慧辉等译的《文学讲稿》作“神话”。但根据语意且结合上下文尤其是“狼来了”的类比，译为“谎话”或“童话”可能更合适。

③ 《世界文学》于1982年刊载了薛鸿时翻译的《论契诃夫》（《俄罗斯文学讲稿》选段），又于1987年第5期刊载过多篇有关纳博科夫的文章，其中有梅绍武的《微暗的火》译文选段、小传《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和《浅论纳博科夫》。

中。说着英语的老者之音与说着俄语的青年之音，终有不同。<sup>①</sup>

为随顺世缘，大纳博科夫愿意把年青时的俄语小说做些微调。如，俄式人名欧化，“普佳”变成“彼得”，“瓦先卡”变成“维克多”；俄式题目欧化，改《寄往俄罗斯的信》为《柏林的夜晚》。可某些变动却不好理解。让人尤为叹惜的是，英译将原文的留白填满，却丢弃了原文颇有艺术感的细节。以其俄语原作到2013年才首次面世的《娜塔莎》为例。开篇几页，实质变动就不止一处。

……敲响老人赫列诺夫的门。

赫列诺夫住在走道那边，跟女儿一个屋，娜塔莎睡沙发；沙发里面是些惊人的弹簧，透过一席松弛的长毛绒滚动、凸起，像一个个金属草丘。还有一个桌子，没漆过，蒙着一张染了墨渍的报纸。桌上滚着几个烟筒。病人赫列诺夫，一个瘦小的老人，穿着拖到脚后跟的衬衫，勉强一溜烟钻回床铺并给自己拉好被单，这时门里探进沃尔夫剃过的大头。

“请进，很高兴，进来吧。”<sup>②</sup>

英译竟抹去了“桌上滚着几个烟筒”这样灵动的点睛之笔，稍远处又省略了名副其实的“睛”（删了分句“水汪汪的眼睛变得若有所思”）。下一页，老人叹道“我啊，可清楚得很……”，但这绵长唏嘘的省略，到英译里却被塞满，变成“我清楚地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不远处，“跟鹤群一起”（с журавлями）成了“跟鹤群一起”（with the storks）。难以想象，那个曾于三十年代嘲笑涅克拉索夫不分“熊蜂”（шмель）与“黄蜂”（оса）的物种意识尤其分明的纳博科夫<sup>③</sup>，后来会默许这种变动。下一页，“帽子”又无端成了“绿帽子”。上文举例还不包括段落起始的调整。俄译英时，句式变化还在情理中，但类似上述种种主观改动却难以理解。作者纳博科夫自然拥有改进的权利，但译者纳博科夫却没有这样的自由。<sup>④</sup>

可想而知，由这样的英语译本而来的汉语译本，跟俄语原作终会有“隔”。每

① 玛丽娜·诺曼也感叹：“作家纳博科夫是借着我认为非他典型之作的《洛丽塔》从英语公众那边得到了认可，此后他的读者才回过头来读他早期的作品，但很少有人去读俄语原文。”（Marina G. Turkevich Naumann, *Vladimir Nabokov's Short Stories, 1924-192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8, p. 304）

② В. Набо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ассказов*, СПб.: Азбука, 2013, С.133-134.

③ В. Набоков, *Дар*, С.441.

④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纳博科夫的变动事出有因，如将《飞来横祸》更名为《黄昏小景》许是因为七十年代的纳博科夫属意暗示与象征（Se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ume 244)*, Bloomfield Hills, Mich. & Columbia, S.C.: Brucoli Clark, 1980, p. 258）。但无论如何，此译文与彼原文终非一物。

个语种都有其难以模拟的独特气质，丝丝缕缕，甚至附着在音韵、句读、语气等等细处。在一般的翻译过程中，这些微妙之处已经太难把握，如果再算上第一位译者的篡改，原作的面目就更加模糊。由一语捕捉一语都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何况其间复隔一语，就又“更隔蓬山一万重”。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译本的长期缺席、直接来自俄语原作的汉语译本的严重不足，既限制着多数读者，也导致相关文章出现五花八门的称名。假如《小鬼》与《小精灵》，《柏林指南》与《柏林向导》，《圈》与《循环》尚可认取，那么，《飞来横祸》与《黄昏小景》，《皮尔格拉姆》《奥勒留》与《蝴蝶收藏家》，《柏林的夜晚》与《寄往俄罗斯的信》等，则很难让普通读者意识到它们指的是同一作品。

事实上，纳博科夫-西林包括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在内的俄语作品，对多数中国读者而言还有如暗林，又哪知林中藏有多少“熠熠闪亮的欢乐，使人愉悦的柔浪，未为我们珍惜的礼品”<sup>①</sup>，值得更多的读者、译者、学者以及热爱俄罗斯文学的出版者投身其中，以翻译促进研读，让研读优化翻译，一同接近那个清瘦英俊的——西林。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

---

① 纳博科夫《菲雅尔塔的春天》，石枕川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96页。